

德龄公主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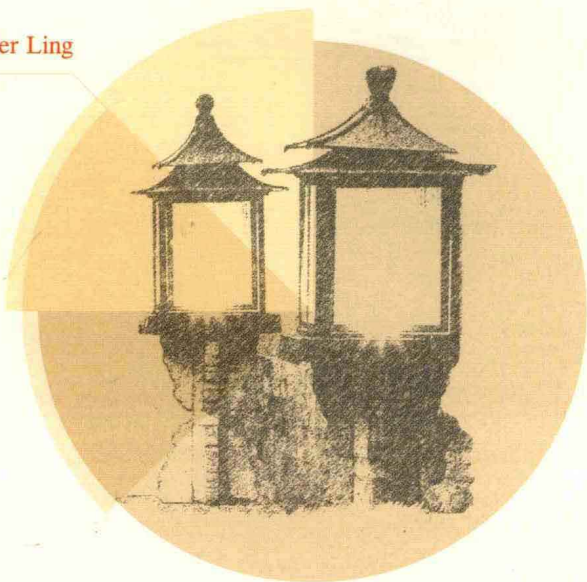
在中国，生活是一首漫长、轻柔、宁静的乐曲。在西方，生活却是一个大旋涡。这两种生活方式我都曾经历。而我的选择是，我不会愿意拿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平房去换紫禁城和颐和园，尽管后者任何一座最小的建筑都比我家大，但是在家，我能得到自由。

Essays of Der Ling

Lotos Petals

她是满族公主，也是英文作家；她亲历过宫廷生活，最终在海外定居……她或许更有资格，评说东西差异、中外文化。

中国公主
在百老汇街头的
娓娓诉说……



莲花瓣

Princess Der Ling [美] 德龄 著 顾秋心 邓伟霖 译

故乡的牵绊和皇宫的生活是德龄无法割舍的回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爱情的追求，让她最终选择定居海外。特殊的生活经历，带来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她身上的强烈碰撞，并赋予她更加广阔的视野。

德龄公主文集
Princess Der Ling

Lotos Petals

莲花瓣

[美] 德 龄 著 顾秋心 邓伟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莲花瓣/(美)德龄著;顾秋心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6

(德龄公主文集)

ISBN 978-7-300-15836-5

I. ①莲… II. ①德… ②顾…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9613 号



long-long Book House

莲花瓣

[美]德龄 著 顾秋心 邓伟霖 译

Lianhuab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6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5.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0 000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致读者

孟 幻

德龄，清朝外交使臣裕庚之女，一位美丽、另类的公主。她随父在日、法生活多年，通晓外文。1903年回国后，成为慈禧第一女侍官，深得宠信。

她身着巴黎最新潮的时装走进紫禁城，爽朗而奔放。

她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却让封建守旧、要求严苛的慈禧对她赞赏有加。

她身为慈禧近侍，依然得到光绪皇帝信任，成为光绪无比珍视的朋友。

她用自己的大智慧和小心机，在尔虞我诈的后宫世界里，游刃有余……

独特的生活经历，赋予她创作的源泉，离开皇宫后，她选择用文字讲述清宫那些人、那些事儿。

德龄公主笔下，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慈禧老佛爷。在本套丛书中，《清宫二年记》《慈禧御苑外史》《皇室烟云》的大部分文字，都在讲述着她与这位老人的故事。

她在书中说：“咸丰驾崩，小皇帝登基，慈禧以太后的身份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一双纤纤玉手开始掌控一个帝国的命运……”

尽管并不十分赞同慈禧的政见，也不赞同她的守旧，但这并不妨碍德龄对这位权力老妇的喜爱。她进宫时，慈禧已年过六旬，刚刚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地动山摇，而这位老人在两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依然强健有力地掌控着朝政大局，在男权社会里权杖挥舞。

德龄眼中的慈禧，却远非如此。

——她赢得天下的荣耀，却饱尝生活的苦楚。咸丰和同治的离世，让她的深宫生活更加孤独寂寥，动荡的朝政让她心力交瘁。

——她情绪多变，却也乐观淡然。面对强加的罪名，打着趣儿申辩几句，然后一笑而过。

——她看似无情却又深情。她压制光绪，残害官员，而每每说起咸丰和同治，仍会黯然落泪。

——她爱美，奢华，尤爱珍珠，还有路易十五高跟鞋。她爱玩、爱笑，喜欢旅行、游戏、养花、种菜。

……

在慈禧身边的两年，德龄备受荣宠。但她最终还

是选择离开，她无法抗拒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在《童年回忆录》中，德龄公主这样写道：“我永远痛恨围墙，痛恨隐居在围墙里，常常尝试着要跳出这围墙。我从不曾做过中国礼教下的奴隶，中国礼教注定女子的天地限于一个家，这是外国女子所不能理解的。”社会如此，皇宫更甚，她被封建礼教这堵无形的墙重重包围，透不过气。

而另一个原因，是她对自己的失望和对光绪皇帝深深的愧疚。德龄明白，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革新之路势在必行。她曾向光绪许诺，一定寻求机会向慈禧进言。可最终，她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这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清朝，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我们对它似乎有些了解，却又模糊不堪。各种史料的堆砌，戏说的情节，让那 300 多年历史的起落沉浮、暗潮激流，遮拦了我们的视野。

德龄公主的作品，或许为我们开启了那扇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我们只需静心读一读这些真实的故事，用心品一品那些沧桑的过往，一个王朝的背影便会清晰起来。

2012 年 7 月 2 日 北京 写于朗朗书房

目 录

1 紫禁城和百老汇大街	001
2 在金城内	014
3 太后的珠宝	028
4 悲剧里的金色女神	036
5 杰出的依萨多拉	049
6 基普林说得对吗?	064
7 一个中国家庭安静的一天	082
8 蚕蛾的奴隶	089
9 白狐狸	102
10 莲花姑娘	108
11 金莺	118
12 金铃	132
13 梅娘的舞巾	145

1 紫禁城和百老汇大街

一九〇三年，我应中国慈禧太后之召进清宫。那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后不久，在人们记忆中这一切好像还是昨天才发生的事。统治着四亿人民的太后仍然只能遵守列强瓜分中国的条约。美国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为美国提出把美国应得的一份赔款作为让中国选派男女青年到美国大学、专科学校去留学之用。

这些留学生人数之多使中国的守旧派感到吃惊。考察一下当今许多名人的过去，可以看出美国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中国能达到今天的状态，和接受了美国许多间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我看待现在的中华民国，既不掩盖她的缺点，也不夸大她的优点，我觉得这样是公正的。尽管我是一个满族人，而且为自己的种族感到骄傲，我还是认为帝制不适合中国。即使慈禧太后还活着，以她的威力也不可能阻挡一九一一年革命。

汽车、飞机、铁路使中国更快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任何一个皇帝都没能做到的。当时的活动电影，虽然放映出来的形象有些扭曲，但是它让中国人知道了许多外面世界的情况。广播喇叭在大街小巷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播放，因为中国的方言

太多了，没有一个人能全部掌握它们。我能说八种方言，但是我还常常感到在中国自己像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一样为难。

要了解为什么政治社会的大变动会造成这样一些后果，我们还得追溯到一九一一年以前。在此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从那以后，中国向前飞跃了一千年。她发生了失误并不奇怪，因为她跑得太快了。

正如在一部电影里显示的那样，我们看到一大群穿着制服的军队雄赳赳地集结在西伯利亚和满洲的边境上。接着，他们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昨天的由慈禧太后威严地统治着四亿人民的紫禁城。我是慈禧太后的一等女侍官，我曾在欧洲受过教育，所以我看朝廷的事物常带有西方的观点。这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快七十岁了，她在对中国绝对统治的四十三年中，历尽艰辛。尽管她专制、独裁、心胸狭窄，但是她的思维还是非常敏捷；侍候她也是一种使人永远难忘的经历。

在北京的心脏紫禁城中，太后就是太阳，全中国都围绕着她运转。即使是义和团运动也没有让太后丢失她的权威。她的宫廷非常豪华。她和她的宫眷们的衣服上都镶着许多宝石。三千六百多名太监围绕着她转，他们的职责就好像是宫中的宫女，他们都是靠谄媚、奉承来工作的。每一个太监在比他高一级的太监面前都表现得非常卑微，而全体太监在被称为老佛爷的太后面前又都是竭力地阿谀奉承。

每天太后都留出几个小时来接待大臣们的朝见，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但是如果在别的时间里由于特殊的需要而要求太后来听政，那就难上加难了。

太后让大臣们跪在庭院里，他们的膝盖都被鹅卵石磨破了，而

这些人正是在太后的监护下管理国家大事的重要人物。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在什么紧急关头，听政再重要，也得等太后精心地选择好上朝的衣服后才能进行。因为在她心目中，皇帝的尊严比大臣们议政重要得多，所以不等听政仪式开始，多么重要的国家大事也不会引起她的注意。

首先，太后带着皇帝、皇后在朝见的大殿门口出现。那些漂亮的或不怎么漂亮的宫眷们都必须藏在皇帝背后的屏风后面，为的是让她们的美貌不显露在男人面前；不过我倒是利用屏风后面的优越条件看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太后出来后，那些国家的大人物（他们的名字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即使在当时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在历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都跪在鹅卵石上叩头。这种仪式是从有皇帝以后就开始建立的，太后认为她接受这种礼仪是理所当然的。

叩头完毕后，正事还不能开始，大臣们还得向太后请安，因为太后的安康比国事还重要。那些大人物，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了贪婪的帝王，即使他们说一句话能惊动半个中国，但他们见了太后都颤颤抖抖，好像淘气的小学生见到了拿着戒尺的严师一般。在大殿的门上有一块匾，上面写着“长生殿”三个字。在朝见仪式中有这样一段：每个大臣必须重新叩头，并向太后报名。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由于太慌张了，竟把殿名当成自己的名字报道：“我的名字是长生殿。”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着对太后的惧怕，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伟大到可以不惧怕太后。

白天，男人们在朝廷里处理朝政。到晚上，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唯一的男人就是被贬的光绪皇帝。从日落到日出这段时间里，只有太监能留在墙内。

北京的紫禁城与西山的颐和园相距十六英里，太后有时一星期要到颐和园去三次。每当太后要去颐和园，一路经过的地方都要铺上黄沙，黄色是中国皇权的象征。黄沙铺好后，必须太后第一个路过。在这之前，黄沙上不准留有任何人的脚印。在她回来之前，又得重新铺黄沙。有好多次，当我乘着自己的轿子跟着太后通过这条路时，我曾轻率地掀起轿帷向外偷看，看看当太后经过时，老百姓在干什么。

但是每条街都空无一人，每间屋子都紧闭着门并上了门。在这十六英里的行程中，除了有一定的官阶的人外，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观看太后路过。哪怕只是看一下她的轿子，如果被太监发现，那他就犯了杀头罪，而太监是最喜欢折磨人的。

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敬畏太后，因为她手中掌握着每一个人的生死大权，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她的任何一个想法都具有圣旨的威力。我们都是她的奴婢。我们中有的她喜欢，有的她讨厌，但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危险，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得宠的变成失宠的，失宠的却又变成得宠的了。真是一个多变的朝廷！

这就是我随我父亲裕庚从法国回来以后的生活，我父亲曾在法国任公使。当然，我是有很多自由的，因为我父亲反对旧礼教，虽然有时候他也不得不适当地遵守一些。尽管我是一个一等女侍官，而且对太后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任何一个她的大臣，但我还是受到约束。我不能不拉下轿帷外出，即便是为我抬轿子的轿夫也不能看我的脸。他们必须先躲开，由家属或女仆把我护送进轿子，安顿好，放下轿帷，然后轿夫才可以回来，把我抬到目的地。所谓的目的地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一路上都有人负责我的安全，根本不需要我自己去认路。旧生活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是这种习惯至今还影响着

我。我只要离开家走出一两个街口就会迷路。但是今天我在美国有这么多自由，我是多么高兴啊！

当然，满洲人从来不让他们的妇女裹脚，所以我的脚也是天然的；但是许多外国人都听说过这种远在公元前就开始的陋习。什么事情更能反映出对妇女的严格管制呢？妇女是奴隶，但是这一事实却被许多美丽的词汇所掩盖了。说妇女是“娇嫩的鲜花”、“亮丽的百合花”、“幽雅初绽的花蕾”、“无瑕的美玉”，以及用其他一切像花一样美丽的中国词句来形容妇女。这一切都是借口，其目的是为了把妇女藏起来，严加看守，让她们无知，使她们成为囚徒。

但是今天就不同了。被解放了的中国女性和她们的男性卫护者一同起来强烈地反抗中国的旧礼教，她们穿短统袜，抽香烟，尽情地模仿她们的西方姐妹。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根本的，也是有利的变化。

我初到纽约的时候去逛商店。女售货员热情地向我推荐，让我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并告诉我一件便服要多少钱，一件长外衣或一条围巾各需多少钱。但是对于服装，我有我自己的见解。我很有礼貌地谢绝了她对我的推荐，选购了自己所喜欢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与女售货员所推荐的截然不同。

“看来你对服装很内行。”一位女售货员说。

我怎么会不内行呢？我曾穿过世界上最美丽的服装。即使这样，我今天也不能穿着它代替西方的运动服到这百老汇大街上的商店来买东西。运动服露膝，但是我并不为我的膝盖感到羞耻。要是在过去，即使我不感到羞耻，别人也会为我感到羞耻，所以那时候我穿着长袍在地板上或庭院的灰尘里拖，那长袍把我从耳朵到脚跟全部包住，使我完全不在男人眼前裸露。

那天晚上，我要去观赏一个大歌剧，有一位世界著名的歌唱家在纽约首次登台，为此我要穿得特殊一些。我围上太后赐予我的白貂皮围巾，我知道，当我走入大厅的时候，可以发现没有哪位女士穿得比我更完美。我穿西服非常自然，好像它本来就是适合于我的。在旧中国穿斗篷的年代里，我是不可以参加这种公开的活动，那时候只能在宫廷里观看由太监们演的戏，剧本是太后亲自编写的。

后来有一次我到朋友家去吃饭，大家坐在桌子边闲聊。无意中我的手指触到了桌布的花边，一种特殊的感受促使我对这花边仔细观察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这只是一条织得特殊的花边，但它却把我的思绪带回到过去在宫中的时候。太后曾赐我一件织得非常精美的锦袍，其制作手艺非常高超。但是那时候我的衣服太多了，太后给了我许许多多贵重的衣服，都是价值连城的，多得我实在穿不过来。这一件或许可以说是所有衣服中最好的一件，可惜这是为两倍于我的年龄的妇女设计的。我不能拒绝太后的礼物，所以我恭敬地收下了，以后就放在一边。

几年后，有一位美国妇女到中国来，她喜欢收集古物，尤其是那些来自宫廷的东西。她观看了我收藏的每一件东西——锦袍、宝玉、瓷器、镶着珍珠的鞋和装饰有貂皮挂坠的满洲帽子。最后，我拿出太后赐予我的那件锦袍，并且送给了她。

这位妇女回到了美国。她的一个朋友看到了这件锦袍，非常喜欢镶在上面的花边——这种花边在我们中国叫做“连环扣花边”——于是我的朋友就把这件锦袍送给她的朋友了。

今夜，我在一个美国家庭的桌布上摸到了这条花边。不错，正是这一条！再没有别的花边和它一样。原来我的女主人是我朋友的朋友。

从一件皇后的锦袍到一块桌布，任凭男男女女坐在它旁边谈论着赛马，在上面抖落烟灰，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知道或猜想过它的来历。我觉得很难受，但是我也不能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循环，就像我自己一样。

我初次见到西方世界是在巴黎。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父亲就让我尽可能像西洋人一样生活。我和我的妹妹一同到商店去买东西，并仔细观察这座城市的奇特的地方，但是有两个人始终陪伴着我，一个是我父亲的车夫，他从我父母那接受密令看住我们，不让我们迷路，也不让我们到不该去的地方；另一个就是女仆，她在各种语言中就懂得一个词：“不准！”所以在这里虽然我们的穿着打扮像西方姑娘，而且看起来也和她们没有什么两样（满洲人是很漂亮的），在西方人匆匆路过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被中国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旧礼教所束缚着。

我很早就学习法语和英语。我的机会和优势是我的中国姐妹们所得不到的。那些日子我们是过得最快乐的，但是你可以想象，我们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我们从中国带来很多仆人，他们终生侍候他们的主人，而他们的祖先又侍候过我们的祖先，更不要说那些使馆的工作人员了，他们都是极端顽固的守旧派。像我和我的妹妹这样天真无邪的女孩，却常常被人告到我父亲那里，说我们轻率。我们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在那些习惯于中国式的尊严的仆人和使馆人员眼里，我们却显得很坏。

当我刚从巴黎回到中国时，太后就召我进宫了。我和我妹妹穿的是当时巴黎最流行的服装。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来不及准备。太监们是多么惊异地看着我们，并且在背地里议论我们！有几个胆大的甚至试图靠近我们，仔细看看里面穿没穿衣服，如果穿了，那又

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是放荡的家伙！太后虽然认为外国服装和外国习俗都是野蛮的，但是她对它们很感兴趣，于是命令我们在宫里就穿着巴黎服饰，直到她真正感到自己已经彻底看明白了它的复杂性。

外国人，或样子像外国人的人在紫禁城里，那简直是亵渎朝礼的事。天天有人上奏章谴责我们，认为我们敢于在世人的面前如此无耻，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太后很固执，她对这些奏章置之不理，这倒是我们的幸运。但是她最后对自己的好奇心也厌倦了，于是便命令我们换上宫眷穿的服装。

当宫中的经历对我已不像小说那么有趣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到西山附近的颐和园中的长廊去痛哭了一场，因为我患思乡病了。我和我妹妹两人只要一有机会就跑到颐和园中一座最高的山峰上，那里有一块平石，我们在那里唱大歌剧，彼此作为唯一的听众，尽情地享受着欢乐。

我当了三年女侍官，可是三年中没有一刻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让我干自己想干的事。轮到我值班去叫醒太后的时候，我在晨霜下早早起身，绕着昆明湖的一角到太后的住所。没有一个士兵能像我这样地坚守岗位。老佛爷对我的宠爱，使我好像被一条链子束缚住了，而我对太后的爱又加强了这条链子。

后来，当我坐在百老汇大街上的漂亮公寓里的餐桌旁用晚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一切。即使是食物也使我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无数的菜肴按一成不变的仪式侍奉上来。太后有她个人的饭菜，通常有一百样不同的菜供她挑选，她是位胃口极好的美食家。食物是由太监侍奉的，这些太监能取得这样的资格是靠他们多年的观察和努力以取得太后的喜欢而换来的。侍奉太后的食物任何人的手都不准许触摸。侍奉太后用餐好像是在举行一场庄严的典礼。太后坐下

用餐的时候，谁都不能在她跟前坐下，也没有人可以和她同食。不过我后来得到了太后赐予我与她同食的荣誉，这样我就站在她后面尽量地吃以使她高兴。这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食物。我变得很胖，很臃肿，而且总吃不够。但是即使是宫中最好的食物，对我来说还不如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厨房里我亲手制作的食物来得对胃口。

在我进宫之前，我父亲在汉口的厘金局主持工作。我们住在一所洋房里，这里就成了我们所有的邻居没完没了地寻找乐趣的地方。我们邻居的“睦邻”行为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是刨根问底。某一天，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定范围以内的官员都在被邀请之列。这真是一个快乐的聚会，官员们都穿着豪华绚丽的锦袍，使霓虹都为之逊色。我们住在二层楼，其高度正好能让每个人都看到我们的活动。我们不敢拉上窗帘，因为那样屋里太热，另外，让窗帘挡住了好奇的人们的视线也是对人的不尊重。于是邻居们都聚集到我们的窗下，有的甚至还戴上眼镜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古怪动作。她们快乐地高声喧哗，毫无顾忌地议论我们请来的客人，取笑一些他们认为可笑的事情，咒骂那些他们看不惯的事情，而且声音大得我们都能听到。在当时的中国，这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没有人为此感到气愤，而且邻居对我们所作所为感兴趣也算是看得起我们，但是如果在这里，洛杉矶，我的邻居们的这种行为将带来多么坏的后果！

我在中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一样，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满屋子的人都在谈论一件大家感兴趣的事，或是某个名人，或是这一家的贵宾正在讲一个故事。在美国，不管讲话的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人，大家还是会全神贯注地听，这是一种礼貌。在中国这就算是礼貌，但中国的习俗并不一定要求这样。如果一个人在讲故事，

你可以用任何方法去打断他，人们可以在他周围，甚至越过他和别人谈话。甚至于一个人正在专门对某人讲话，听话的人也可以打断他，提出一些极不适宜的问题，这样做被认为是完全无所谓的。讲故事的人能泰然处之，这就算是他的一种美德。

在这里，我坐在我的加利福尼亚的平房里，穿过马路看到对面的漂亮房子，有些墙上攀满了葡萄藤，几乎掩盖住了门窗。我看到了那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坪，还有花坛里种着的深红色的玫瑰花、黄色的百合花和街上种着的其他各种花。如果我住在中国，为了表达我对邻居的尊敬，我会穿过草坪，走进花坛去采摘我喜欢的花。为了报复，他也会踩过我的草坪，摘我的花，其结果是我们两家的草坪和花都被糟蹋了。同时他家的小羊会啃掉我的葡萄，我的孩子也会摘掉他的葡萄。

如果我今天是在中国，我邻居家的仆人会经常进出我的房子，特别是厨房，而我的东西会逐渐变成了邻居家的东西，因为他们借东西是很少归还的。如果我是按中国的习俗教养的，那么我也会报答他，也借了他的东西不还，但是我所受过的西方教养不让我这样做，所以我总是去买回新的东西来填补好心的邻居拿走的东西。如果在中国，我准备举行一个宴会，我的邻居恐怕连门都不敲就会闯进来看我准备，善意地或恶意地说三道四，回去告诉他们的邻居，那些邻居也会蜂拥进入我家，就像在他们自己家里一样自由。然后，当我们的宴会正进行得热闹时，他们又会跑回来观看我们的客人，或走进衣帽间去仔细察看客人脱下的衣物，惹人讨厌。

我只要闭上眼睛一秒钟，就仿佛又成了我以前当过的老佛爷慈禧的一等女侍官。我能够听到太监和宫女们尖声的大笑，感觉到肩膀上沉重地压着那贵重而可爱的宫服。我能听到我童年时常听的“不